

皇朝文鑑

二十九

文鑑卷第一百五

議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議

竇儀

祖宗配侑議

宋祁

郭稹不應為嫁母持服議

宋祁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黃亢

為兄後議

劉敞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

廟議

韓維

南北郊議

陳襄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議

竇儀

尚書省牒奉前月二十八日勅節文御史臺太常禮院

九十一

定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未有所從令臣等參議以聞者臣等今詳東宮三師為表首討論故實全無證據其左右僕射援引制勅合為表首者其事有六謹案周官先叙六官又準六典尚書為百官之本今自一品至六品常參官每班以尚書省官為首則僕射合為表首一也又案唐會要及禮閣新儀貞元二年十月七日御史臺奏每有慶賀及須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無上公即尚書令僕已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位合依王品此則嗣王雖一品不得為表首二也又據故事僕射是百寮師長即無東宮一品為師長之文是知上臺表章僕射當為表首四也又準晉天福二年敕節文今後凡有謝賀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三公闕令僕射行

之則上臺表章僕射當爲表首五也又立班之制卑者先入後出尊者後入先出見金東宮一品立定僕射乃入僕射既退兩省班退後東宮一品方出即輕先重後之禮較然可知則僕射合爲表首六也伏以百王儀制歷代遵承凡欲改更必求典故今御史臺檢討有憑事理甚允議者或引百寮起居之日宰相偶不押班東宮一品在前不可却通僕射臣等答曰必若合通前立之者則兩省宮班在前如通最在前班必求宰相之次爲首則非上臺僕射而誰又曰一品爲尊二品爲次臣等答曰班秩之內緊慢是分或有自四品入三品爲黜官丞郎入卿監是也從四品入五品爲進秩少卿入郎中是也四品在三品之上諸行侍郎於卿監是也七品八品在雜五品之上殿中侍御史補闕拾遺監察於三丞

九三

五博是也若不以省臺緊慢次第相準居此官者肯以品爲定乎又大凡尊卑各有倫等雖繫君臣之際可論父子之間上臺則君父之官也東宮則臣子之官也若或品位懸邈亦可尊卑各申奈將臺職緊慢不同實恐統攝不得假若輕重雖等亦須推獎上臺議者又曰新定合班最可爲準臣等答曰近敕合班之位僕射與東宮三師不曾改移上件所引故實敕文當時與今無異此乃仍舊不是新條又議曰僕射重輕不同往日臣等答曰此官崇重儀亞三公上事舊規典冊具在公參之禮立朝之儀見今可知何曾損減又議者曰假如百寮同署一狀必須依次署名臣等答曰此議只爲表章獨以一人結銜爲首具云文武百寮臣等此則是總統文武衆官見有正衙重官太子宫臣難以爲首若援引依

次連署實又與此不同又議者云表首之人近亦曾有
三少臣等答曰今為在朝見有僕射表首難定宮臣歷
朝典據分明都求不取近或重輕顛倒却引為憑脫或
不論官曹不取緊慢不以近尊為重但只據品而言則
上來班位及於資品以至僕射出入今後並合改更若
變舊章於時何益臣等欲請依唐貞元晉天福敕及諸
故實并今御史臺衆議以僕射為表首一則正上臺之
網紀一則遵歷代之楷模免至鑿空驟從臆說俾其名
分不至奪倫

祖宗配侑議

宋 祁

臣等聞王者建廟祔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
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胄之疏戚以為
送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 祖宗並

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 皇帝陛下躬孝治發

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

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摠懿

鑠闡孫謀將以膺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

及已竊以 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燮伐

潛黜不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輿右因蜀

壘湘楚閩禹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

更生卜年長世丕闡洪業 太宗皇帝敦受具璽席

運下武龔天之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刑之辟藝四方

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悵怨又引措

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 真宗皇帝

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

天作聖遂考夏諺亂虞巡祕牒岱宗育穀冀壤翕受瑞

福普浸黎元肖翹跂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
洪惟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
湯爲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寶號三宗后稷爲周之祖
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爲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
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有
天下功宜爲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
治定德宜爲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
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於升侑上帝哀對先謨本之
周道克厭典禮昔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焉
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
今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讀自今以往
太祖爲定配二宗爲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
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盛丘申遙追

各四

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昔
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封
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
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垂拱開元之間高祖
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太祖
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
則至日圓立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
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帝配以宣祖季秋
大饗配以真宗伏請皆如禮便陛下重宗祧之事
鑒照前載抑畏虔鞏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管謹
用敷罄惟聖心財鑒謹具議狀奏聞

郭稹不應爲嫁母持服議

宋

祁

臣竊惟禮者敎上下制親疏別嫌明微以爲之節也故

三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稱必降殺從宜故尊有所由則親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輕用於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稹生始數歲即鐘父喪而母邊氏更適士人王渙稹熒熒孤苦以訖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稹一身而已母邊氏適王氏更生四子今邊不幸而訃聞稹乃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為疑伏見五服制度救齊衰杖朞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其左方注曰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為嫁母無服今詳邊氏嫁則從夫已安於王室死將同穴永非於郭偶而稹既為父後則宜歸重本室雖欲懷有慈之愛推無絕之義亦不得為已嫁之母元父而盡其禮也何者輕奉父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

九五

自有諸子臣詳求制旨疑稹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殺君子俯就也詎有所斷聖人不專也況當孝治宜謹彛經伏乞降臣此狀下有司傳令詳議其郭稹為父後為嫁母應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守洪規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黃亢

惟王建國稽古治人既設其官必立其長歷觀方冊可得而知其在唐虞則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連率焉有方正牧焉在兩漢則或稱刺史或稱州牧其實一也在皇唐則其大府有節度其次有觀察皆所以網舉百職柄持衆政作天子之藩宣也是故民之所仰望吏之所畏服朝之所毗倚其官必重其人必賢也今則不然外官小大自足及類悉統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

所以督錢穀而已矣。今夫用錢穀之職，惣守宰之官，守宰主宣教化者也。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兩全。是以下憂歲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恐財之不豐，而貢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矧其充使者，不過郎官御史。其官既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也。吏所畏服者弛也。朝之毗倚者輕也。使政不平，刑不清，和氣未充，祥鳥未來，得非由此歟？有芻蕘之民，竊議於下曰：錢穀之職，宜委之郡守，郡守縣宰，宜統之廉察。則廉察宜置，轉運宜罷也。所以復古官也。不使吾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廷三事，大夫爲是邪，爲非邪。

爲兄後議

劉

敞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

九六

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爲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爲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爲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旣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後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旣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

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爲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爲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非也子爲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爲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爲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凡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况國乎國爾猶重之况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爲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

九十七

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並爲昭獨以孫爲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敘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出次爲元帝之子繼元帝而爲元帝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爲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

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志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已之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為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為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為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今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悖哉獨可悖哉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

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
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接立之策或出
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
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
大業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濮安
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
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
帝之德也臣等愚賤不達古今切以為今日所崇奉濮
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
國極其尊榮誰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
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廟議

韓

維

伏以親_三之序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

九九

親畢矣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為限是衆人之
所同也若其所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
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
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業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
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
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
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
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
若三相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
別也今直以契稷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
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有餘世
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
與哉曰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

若大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興契稷不為無所興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殷梁曰然封必為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殷梁亦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昔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而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 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臣以均之論義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 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知此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南北郊議

陳襄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圓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圓

立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
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冬日至者以其氣未
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
震也而謂之圓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調鐘
徵姑洗為相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
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
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取其容以象地
也四二之變函鍾為宮大族為角姑洗合陰偶之數也
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禋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
之以血祭沈豕醢辜祭其在地者以而黃琮禮之皆所
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比二
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
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

一頁

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奸臣
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
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
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
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
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
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 陛下恢 五聖之述作舉
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襲後
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訛舛之禮
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未節雖正無益也况天地
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
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
祀伏請 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

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圓丘此謂所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齊居近古者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齊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况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下祠南郊禮畢次比郊或如南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歟復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二百三以給衛士蠲青

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祗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文鑑卷第一百六

議

救災議

賞罰議

議禦戎

議水

渾儀議

邊議四首

世守邊郡議

選小臣宿衛議

民議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議官

趙

仲

王

沈

張

呂

呂

呂

顏

李

鞏

瞻

訥

括

載

大

大

大

復

清

臣

官制

救災議

曾

仲游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之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令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

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
用間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
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
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
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
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
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
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
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
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
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漏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
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
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

二

均否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
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
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
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旣無所而就食於州縣必相
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
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
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
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
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
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
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
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
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

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疆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貨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間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凡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侍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當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皆

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
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
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
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
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和洽於下天意悅
於上然後玉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
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
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
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
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
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
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

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
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
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
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
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
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
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
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
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佗州之田秋稼足望
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
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
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芽香藥一類佐其
虛估。不過捐茶芽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

足茶旃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旃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賞罰議

趙

瞻

世之大患在賞罰焉賞以徵文梧賢罰以定令幸茲則是國代賢者辭而法為姦人地也有吏於此齋伐閱詣考課曹曹必曰某在斯職事若干年當遷其官某在斯課最若干數當增某秩斯人大賢大不肖雖朝廷王公不得擅輒議其存捨動搖者或迹狀白著有非常不在詔令則以問故事與令有所差駁突兀亦不為舉夫以賢者難進易退廉恥謙服之心詎非代之辭者歟若爾

五

伊尹太公常齒匹夫傳說箕子常編摯囚冀缺甯戚常伍耕農管仲五叛常沒虜獲尚屑與時爭盆鼓之逋賦列時刻之積効而邀遷次邪又或以罪付理官曹曹必曰以甲令當某罰以乙詔當某科有輕重疑則為奏以請上上之所進退亦旁法律寸尺爾夫以姦人狡獪窺幸之備詎升為之地者歟且唐虞流共工放驩堯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仕管仲誅傅里乙子產誅鄧析史傳孔子誅少正卯周書有三風十愆禮經有四誅無赦孟軻以揚朱墨翟邪說之無君親者拒之荀卿以宋鉞公孫龍衆惑之亂名實者禁之故若晉羊舌鮒以掠美尸齊阿大夫以虛譽烹彌子瑕佞幸以忠孝而得罪郭解豪俠似仁義而蒙戮皆姦雄桀黠傷蝕風教之尤者然以之示有司則罪無所當矣非勉寬仁之治

也非保賊亂之黨也徒律令無所處焉也賞與罰如是
馳步帝皇之塗而未底者所以趣之之轍異也或謂若
之所贊者古也今之所用者時也若居今時而用古殆
不可與權矣張選舉之程法補調之品目猶曰未也况
以堯舜之所病與三代之明哲而責有司哉又若前主
律後主令附麗驗治効讞鍛成猶曰未也况以難明之
狀可惑之事而亟致大戮哉正爾如賞僭及淫人刑僭
及善人何此大不然且責君於難謂之恭吾君不能謂
之賊彼曷獨不欲舉縣官於堯舜三代之隆乎夫人之
辭行技能號爲搜索而寘朝廷矣才具器識號爲童度
而縻爵位矣斯豈它術哉視必得賢者而後任之有司
爾真賢實廉不次求索則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任人
大姦赫然誅殛亦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豈它術哉上

六

如不察有司不賢雖區區於秩次事事於律令顧益資
其窺測者豈有補邪但古用此亦治今用此亦治不能
用則皆末如之何也又安在權不權使今得一伊尹太
公而賞之天下非乎不也得一驩堯共工而罰之天下
非乎不也若賞伯夷而問盜跖罰窮竒而詔饕餮惡可

議禦戎

仲

訥

或曰西北三戎大與之結好次寵以爵賜予至厚羈縻
耳得而兵未克弭古稱禦戎無上策良信哉愚曰斯之
惑久矣言乎禦者誠非也秦以之亡漢因而賈尚有策
哉然則若何禦之非足尚也當用氣勝之耳奚爲而言
夫天高而尊者陽也地卑而濁者陰也君子陽也小人
陰也中國陽也四夷陰也取勝之道存乎其類堯舜禹
湯之爲君君子則舉小人則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氣

由其類勝天爲之清日爲之明至于鳥獸魚鼈咸若夷狄其有不馴乎是陽氣勝而陰不能奸也故二帝三王之世夷狄之患無甚焉秦漢之下德衰而力雄善有聞而不舉舉有用而不終惡有彰而不去去有誅而不盡君子之道不競小人之勢日進故日爲之蝕地爲之震纖草槁木橫出妖孽况四夷乎是陰氣勝而陽不得立也故夷狄之患始滋焉西北二方彼陰也東方南方戎陽也又以盟約之信邀之宗顯之號榮之賀遺其福慶弔恤其喪死可謂至仁至恩也而戎心未懷非策之不至推其類殆氣之未勝也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有神聖之明闢四門四目之視大自二吏九卿下至百執庶官宜有姦回佞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使皇極之道壅而未行陰淫之氣上應於天故地震屋壞殺人日食正

七

歲朔雨晦風霾並歲而至戎狄因之而狂陰邪勝而然耳非不懷也爲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拔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肯材者使得効其用智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志一通正道得立必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如是則夷狄之患奚慮也且將厥角而來庭書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斯正氣之勝乎必斯之不務而將廢天下之農起天下之兵大舉而從之奈無策何奈後悔何

議水

王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

事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他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爲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爲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爲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暴而行溢

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於秦漢之故爲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不爲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爲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渾儀議

沈括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廟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曰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

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北升
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
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
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
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搏
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知
也自漢以前爲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
衡而不爲曆作爲曆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而皆
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曆僧一行改步大衍曆法始
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爲多臣嘗歷考古
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
至落下闕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
後張衡爲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

九

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爲儀及象其說以
謂舊以二分爲一度而患星辰稠穢張衡改用四分而
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
三而具黃赤道焉績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楮而黃赤道
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制製銅儀有雙
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
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為游
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爲鐵儀其規有六
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
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爲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
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
失傳也唐李淳風別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大經
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

八亦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道屬焉又次日
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游筭可以升降游轉別爲月道
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而一行以爲難用而其
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
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人
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
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始用今瓚一行之
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斂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
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爲東南當
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
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
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
日之所出者爲東而日之所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候

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
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
臣嘗讀黃帝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
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
立於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
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
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爲善言
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南
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
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旣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
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
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外酉之半
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

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謂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裁以爲法不足以爲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絃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絃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亦彼亦移亦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丈數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文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進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卹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旣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安必令所求之星下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旣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非正中今以

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為天中自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為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入令瓚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為求審今當為天極徑七度使人日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瓚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絃然絃正平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從卯酉之際則日施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課新銀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今瓚天

十二

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為是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傍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絃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宗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縵而頗為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日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道赤道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五十五度而不能具

餘分此其為略也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而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為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蕭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撲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錯孔亢為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

十三

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絃正給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為地絃所伏今當徙絃稍下使地際與絃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絃際為法自當默與天合

邊議四首

張載

清野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為之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為之驅除蕩焚與死亡均矣欲為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為講族閭隣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為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

此為計之當先者也

固守

師為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邊城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使勢力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技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為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為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省戍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為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

古

乘間出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為備其多啾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者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因民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眾寡為力難易為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

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

世守邊郡議

呂

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於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迨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爲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爲上者勞

十五

故古者分天下爲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憂游於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功過之責勤勞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撫以禮懷遠以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割天下以爲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自邊支郡以共其乏其治以安靜不擾敵人感服者爲上富疆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

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
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
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
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疎天子加察焉
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沒
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爵
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為備邊之一術也

選小臣宿衛議

呂

大鈞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
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衛備
願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
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替疑承保傳之事主於給宿
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

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言
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
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奚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
也惠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
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臣成
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
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名猶多出
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既已接聞
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
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
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
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
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不盡以教之或因

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爲人君而乘政事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也充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旣以待之不爲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與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隸中書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列其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掾屬而已其間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諭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安其分者必不願爲自穆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務乎

民議

呂

大鈞

爲國之計莫急於保民保民之要在於存恤主戶又招誘客戶使之置田以爲主戶主戶苟衆而邦本自固今訪聞主戶之田少者往往盡賣其田以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旣利其田又輕其力而臣僕之若此則主戶益

耗客戶日益多客雖多而轉徙不定終不為官府之用
今欲將主戶之田少者合衆戶共及二頃以上方充一
夫之役其兼并之家人少而田多者復計其田每三頃
執一夫之役主戶不足以客戶足之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顏復

禮記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者
合族之時族人不得以父兄之尊齒君之位為正尊卑
之序而發也儀禮公子不得禰先君謂別子之子始以
別子為諸侯立廟而發也二者無害稱謂之厚三代盛
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
舅雖無定則原此而論不必于上下相接之際皦皦區
異遠近以傷親親之意唐德宗宣宗之世有分從稱姓
之令亦緣其政苛刻寡恩而然 國朝祖宗敦睦九
族自有博大之制遠符三代之風若唐衰一時之令不
足稽攷

議官

李清臣

原今之大敝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衆
故仕者日蕃故有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
未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寒廉之人身雖掛仕版名雖
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眈眈焉常不得其所上急於
父母甘旨滫髓之養下迫於妻孥之饋粥則節不篤者
或乘其間隙匱困之時起而牟利賈販江湖干託郡邑
商筭盈縮秤較毫釐匿關市之征逐舟車之動以規什
一之得進則王宮退則為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為
民師退則妄覬苟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污辱而廉恥之
風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

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蹈藉來者而有司苛為之文
迂為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合增
廣其薦負使其不得應條缺駁遲其歲考使其不得滿
課從是而仕者益難故戰薄於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
冒昧以進後來競隘而夸馳其輕偽佻淺之流更相眇
伺迭相攻攘相誅不操矛相覆不設阱而媮風熾險濤
作恬讓靖默真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郤於羈
旅草野而不入於其塗有耻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
耻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為一禁時下一令詳明
深坊絕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為篤
厚無為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且竊以為無益
也故臣謂天下之大敝由仕者蕃仕者蕃由入仕之門
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敝之原已而議者不塞其原
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
縛爬擲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
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之後如障寇盜如阮螟蝗不知
士心之愈離臣愚以為過矣故願 陛下清入仕之門
入仕之門簡則職有餘格吏無冗負而祿得以繼汚者
反其廉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險讓者策其高仕路平
夷而風化易隆矣

官制

畢

仲游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於三代
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慎刑罰息兵革寬仁
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
自宰相而下至於百職執事循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
天子臨朝大息於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於下

者不知幾十年矣及

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脩復漢唐二省之制宜其歎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為樞密吏部為銓審庫部金部為三司水部為都水刑部為大理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為後世法則

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省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今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人者而令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

二

遷之官舊禮部尚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

亦然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為高而又降七品為八品降五品為六品降三品為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為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為六降三為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為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為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畫黃錄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

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於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擇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所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變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夫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於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爲可循也

三

文鑑卷第一百六

文鑑卷第一百七

說

恠說上

恠說下

唐說

雜說

進說

太極圖說

雜說送張琬

剛說

雜說

恠說上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恠矣夫三光代

三

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彗孛可恠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恠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恠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恠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恠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恠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

石 蘇 蘇 蘇 周 王 劉 尹 石 石

介 軾 軾 軾 敦 安 敞 源 介 介

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
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
滿天下可恠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
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恠也乃避寢減膳
徹樂恐懼責已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
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
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
之說滿則反不知為恠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
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為人之恠
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志而
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
其怪既厭勝之又專異焉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
也人不為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

三三

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為之不寧釋老之為恠也千有
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
之為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不生吁

恠說下

石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恠子謂之恠今有子不謂恠而天下
謂之恠請為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為恠也日昔揚翰
林欲以文章為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
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
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
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周公孔子
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
下唯見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

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揚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揚億之道俟揚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孔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為恠矣夫書則有堯舜典臯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揚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剝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為揚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恠大矣二十四是人欲去其恠而就於無恠今天下反謂之恠而恠之嗚呼

唐說

尹

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

姦臣逆堅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東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雜說

劉

敞

善治天下者求之於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日

三五

也者所以眎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攫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公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哉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問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間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為手耳之不可為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

也古者以進為役以退為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此其
不以利私也已故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
短故有天下者其昧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昧一
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昧一歲猶旦暮也旦逸樂而
暮憂患人情所不為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
世之憂士庶人有終世之憂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
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
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
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
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
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

二十六

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
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令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
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
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
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
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鑄坳沉浸灌養行完而才
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
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
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
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
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
三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
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

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
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日之有司
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
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
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
卒不可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
已未見其為有道也揚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
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
者也自枉而為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
者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
說與之

太極圖說

周

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

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

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禮正而巳道仁義而

主靜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

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

雜說送張琥

蘇

軾

曷常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糝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五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銓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剛說

蘇

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辛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

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荅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適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猶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竒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

三九

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抗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勸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雜說

蘇

軾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却超雖為相溫腹心以其父愾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惡公年尊必以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愾後果

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愠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碣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邪而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相公宮中七帀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爲三歸之家以掩相公此戰國策之言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

三

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君亦陋矣不諫其過勿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相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昔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奉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握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

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帝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疎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三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相温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温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爾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太實有羸狀差之豪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疾不可不謁鑿之明脉者蓋天下一二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

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求脉驗之靈否使索病於冥
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鑿不幸而失不肯自
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是固難治也
間有馴愿者或用主人之言亦須參以所見兩存而雜
治以故藥不効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
必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必先盡告以所患而
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求之脉虛實冷熱
先定於胸中則脉之疑似不能亂也故雖中醫治吾疾
常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又暢意耳非信佛法也而妄
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
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
能作此又誣永叔者

三十二

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謂奇特也
而妄庸者亦撰作永叔語云平生為文此最得意又云
吾不能作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為醉翁亭記此大妄
也

文鑑卷第一百七

文鑑卷第一百八

說

迂說

師說

葬說

史說

吊說

芻說

戒

治戒

福州五戒

行舟戒

毀戒

嫌戒

戒子孫

女戒

迂說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義而止者蓋未
之見以其非禮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學聖人
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而止之者皆是
也以其迂而止者又皆是也何勇於為彼而惡乎適此
也止之者愛人耶豈樂人之為非禮義而懼人之為聖
人也耶

師說

王

令

王程王張呂陳

令令願舜民大鈞權

宋蔡江王

祈襄休復回

王邵王

回雍載令

上古之書既已汨沒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之學
求之傳說間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之名具

存周則大備故其設施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目
它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
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
之以及其化故地有井而自養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
云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墮澄其淫邪
勸其彊梗其治略已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
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入學為之師
以諭其道為之保以詔其業示之智仁聖義忠和使相
充擴孝友睦婣任恤使相修飾禮樂射御書數使相
開曉故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迨其淬
磨漸浸之成則入孝而出弟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
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為君臣盡其所以為臣卒無一
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於餘周如

三五

擔石之將墮其引綴未絕者猶有一綫髮繼之暴秦不
扶而抑遂至墮壞漢興宜大更制而裁補縫之故其俗
無所防範聽民所為卒於無所不至然能郡縣創孔子
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負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世得
失於古雖未為善而其風俗遂號為平豈前世遺風餘
化漸漬深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而効易見也當此之時
士猶能相遵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
以百十計晉魏而下浸以沉涵更數十氏唯唐為近古
大抵纔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為而止此也夫
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唐漢以來例嘗任儒
矣卒不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而不用儒術而然
爾其弊在於學師不立而立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
明士無根源而競放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

所以為儒之任又上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明而誠者已非生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修習之至也如其無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強力向進之心且何自明而誠也夫天下之材力訓導而懋勉之且猶患其批竊故七十子親逢聖人而薰炙之其聞與見不為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僻由嘖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為宰而賦粟倍又况後聖人數千歲其書殘缺訛蠹又資才下於數子而欲其自為而不立學與師猶甚願獲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希闊不可俟也自周至唐綿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而自名可以治寄者孟軻抵韓愈纔三四人是其力能提扶其道而竟不知用者所以歷年已遠而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師而立學續其所不長擢其

三十五

所未高使知其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師者徒使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戾於孔子者也惡得為人師

葬說

程

頤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技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澤作草木生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

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渠本路謂五患者溝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火燼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矣至於年祀浸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史說

張

舜民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

三十六

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為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為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復何有哉劉蕡贊史臣以蕡為疏直蕡於策中引襄公然陽父春秋罪漏言而蕡既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庭又蕡不先以忠結上知後為謀之若是殆非史家才識也且蕡布衣也出應詔以何計先結主之知而後言之哉雖諫官

御史以在近列儻先視人主之意而方出言是何人也
養輩造廷待問有所及不列之於廷對何階而上達哉
唯其疏直乃得敢言之士儻使來者皆三思後言之朝
廷何望哉度斯人也殆是惡直醜正之人使惡直醜正
之人執史筆以去取前人之事則一代之人若為準的
蒼雖不第同試如李邵輩公言于朝以為已之不若一
時藩侯爭相辟置如牛僧孺令狐楚不敢待以賓悞皆
以師禮資之是何同時之人其見重顧如此數百年之
後獨不信於史臣之筆亦可歎矣

吊說

呂

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
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
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

三七

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
况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吊哭而
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含殮以周其急以朋
饋禮為見之文相為弔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
隣食之為見之喪以每奠則執其禮以見之喪
助其事儀為志原壞毋死為志助其事儀為志助其事儀為志
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見吊非從也見喪公明其從紼
鄉黨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見吊非從也見喪公明其從紼
哭以黨聽變此則食專進止見吊非從也見喪公明其從紼
者盈坎老者從反哭十鄉者待盈十見從反問止其掩壙也壯
弟乃用車馬所後又公見士喪禮贈于不足則贈焉
禮在故賈行而後贈見士喪禮贈于不足則贈焉
以助其費故曰禮見士喪禮贈于不足則贈焉
足則助其費故曰禮見士喪禮贈于不足則贈焉
國昭子張並見檀弓引位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

詞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
之使者曰寡君使其母敢視賓客視雜議檀主人見賓
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
也拜客或觀先拜主人先賓見主人無有答某拜者明所
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觀曲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
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
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吊哭而莫敢
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
者至於捐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吊哀之儀以見主
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
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
秘更迫教辭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為營喪具之未具
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

壺酒之奠以為祔除供帳饋食之祭祭以為賵與賻凡喪
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色必異他辭者庶幾其可也

芻說

陳瓘

武帝征伐之意雖汲黯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以疎
逖微賤進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為諫引尉佗章邯明秦
之所以亡嚴安亦曰靡敝國家結怨匈奴非所以子民
而安邊也夫偃安之所陳與上異意以秦法論之是謂
非上之建立必誅無赦武帝乃見而謂曰公等皆安在
何相見之晚也夫言雖不用而其人見收則非特足以
進天下之材亦可以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從而廢之
則非特塞賢材之路亦將鉗天下之口武帝之異於始
皇其在斯乎

晁錯為國遠慮身喪家覆世哀其忠然其學以申商刑

名爲師峭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主之所急以臨制臣下爲先又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務所以尊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質不厚而學非其師故其論如此其荒唐也

訪問於善宜虚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決定之意掠能問之美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所不對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既而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於是乎三發而不對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子豈固隱哉爲其有決定之意而無肯聽之實則遂事不可以復諫而空言適足以自咎語默動靜豈不謹哉

三十九

人主於聽納之際尤當寬詳盡下不當使進言之士懷未畢之語楚子革與王言如響析父譏之及其摩厲以須之得間而諷焉能使其饋不食寢不寐以思其言使靈王有自克之仁改過之勇則子革之言豈小補哉然方其言之如響而其意有未盡則謂之調諛可也呂蒙正對太宗曰君子小人之盛衰繫之時運讀其言者爲之驚駭然至於論小人之害政戒人主之不察則言之發端固有爲也

君臣議論之際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以警以勸所以作天下之術嘗在於此堯舜三代君臣相與之際語言宣盡何其坦然而無蔽隱也蓋君欲舉事興爲必謀乎下而臣有嘉謀嘉猷必告乎上上有所未達下有所未諭亦必反覆論難無失其和以趣於正是而後已夫豈

有不盡之情未畢之語而使利口論言之士可得而問之也哉至唐之德宗則不然謀議之際所詢乎下者情有
有不盡所告乎上者語有未畢疑貳之意作而刻核之心應固未嘗以本然之意告其大臣豈不曰所以密機事而固主權也然而言脫於口而盧杞無不知焉惡君子之盡忠而顯絕其言甘小人之譎邪而陰授其柄然則德宗之術亦已踈矣

戒

治戒

宋

祁

吾歿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歛用灌浣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焄然蒿然皦皦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

可腐敗者合於黃壚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掘冢深三丈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麴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鞞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即掩壙惟簡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猶可容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以請益於有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工植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它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母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葬之日以繪布纏棺四翼引母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平生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蚩詆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

目姓名然身後不得巧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諉莒公莒公在若等爲不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况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它人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云何莒公友吾云何可以爲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曾中則不爲人所輕誚矣

福州五戒

蔡襄

觀今之俗爲父母者視己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爲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

人之子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則兄弟分養乃至織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產賣宅以爲酒肴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忘費如此豈不善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迫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即成怨隙至有興訟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爲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爲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糜費已而校奩橐朝索其一暮索

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爲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惡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欺謾大率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強者食啗曾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爲施與冀滅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爲福孰告戒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爲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爲良善其義至明不可不志

行舟戒

江

休復

景祐丁丑歲夏六月浮汴而東將至驛名青陽者風甚不可行舟橫竹箭之中屢矣施者不能制其後擄者無以奢其傍遽泊於上風多其紆纒以維之固其椽杙以

繫之蕩動頓掣惴惴然慮飄於東岸責其人置舟危地

四三

對曰若據便地則乘流而止順風而遇者衝有衝擊排蹙之患姑處此以避其銳焉於是斷者續之挺者掇之恐懼警戒卒以無患被揚帆乘勢嚮我延頸而羨之者敗溺不救推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全彼之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時耶理邪或曰止者易爲工進者難爲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福殊焉因志之以爲行舟戒

毀戒

王

回

傳毀者不可不戒也毀之來亦多原矣或以其迹疑或侮而爲疑或惡而加誣焉由小人者更身質之以斬信一傳焉則百千人斯傳之矣傳旣廣而文致之益密其

可信益牢此訊一人焉曰有之彼訊一人焉曰有之同
異交執則何說而不若固有之也雖其所知者力不能
救已若是則蒙垢陷污則終身無以自明焉夫所謂傳
毀者惡惡而欲敗之云爾毀在君子則可不反而思耶
察其所由辨其所以無使其漸而播也尚庶已乎傳曰
流言止於智者謂其能禦其來也矧肯易而傳之耶

嫌戒

王

回

禮謹於別嫌疑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以為嫌疑之
謂也我以為嫌疑則人必有嫌疑之者然而世多忽焉
而不戒者何也侍其情不至於是也情不至於是有人
焉伺間躡其迹而議之則奚說而可辭與其亦受之而
已矣夫人亦好多言矣莞然者尚欲措其缺也况自投
於嫌疑之地欲免得乎此君子所以貴由禮也

戒子孫

邵

雍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
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
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
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
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
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
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
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
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
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女戒

張

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顯道是其帝命命
婦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如氏克施克勤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婿好無然皐皐皐皐難無然此訛與訛事難彼是而違爾焉作非贖非彼舊而革爾焉作
儀妄改舊制乃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斯干詩王姬肅雍酒作
食是議姁亦終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中墨予誨誨
言銅爾提匪謹爾賓薦綏裕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絢
不鞞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思枕文思爾退安
安爾退彼實有室有男當爾勿從室不得其室也而遜爾提提
居之爾退也爾生引逸逸樂也
提提安也爾生引逸樂也

文鑑卷第一百八

四高



